

人在旅途

## 在凉峙看日出

李慧慧

凉峙以前叫冷峙，因村在沿海岬口，面朝西北，背靠海拔200米的杨梅山和雷鼓山，冬季较冷，故名冷峙。清光绪《定海厅志·衢山图》有“冷池”之名，应是“冷峙”之误。村北临海，岬口为渔船停泊和避风之处，建有码头，曾经的县铅锌矿和乡水产品加工厂就设在此地。后改名凉峙，也有一个缘由。据说，当时一位游客提出来，这里给人的感觉是凉快，而不是寒冷的冷，也不是冷僻的冷。村委听了后，感到很有道理，就向上申报改名了。不过，村里人私下里还是喜欢唤作冷峙。无论唤作哪个名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渔村的风情都是独特的。

凌晨4点，新认识的室友小鱼儿起床了，她再次问我：要不要一起去看日出。我躲在被窝里犹豫着。室友撒娇说：去嘛，去嘛，真的会很好看的。我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起来了，看看时间，4点十几分了，既然起了，就不能错过，我脸都没洗就和小鱼儿出门了。

走出民宿就是海边，沿着海堤前行，海边的清晨已现微光。天空像打翻了颜料盘，粉紫与橙红交融，云朵被染成梦幻色泽，缓缓铺展。海面静谧，泛着柔和的光晕，似在承接天光。岸边路灯伫立，轮廓在晨色里朦胧，与错落的房屋、停驻的车辆，共同勾勒出渔村清晨的轮廓。远处还传来几声狗叫。这时候的海边，没有白日喧嚣，海浪轻拍着礁石，似在低吟晨曲。微凉的海风拂过，带着咸湿的气息，将夜的余韵渐渐吹散。我看着远处渐渐浮起来的几缕彩云，暗叹：早起对了。

天际线开始泛白，像有支无形的笔，一会儿

涂点灰色，一会儿涂点橙色，一会儿再抹点紫色，天空就是一块画布，晕染着各色光彩。我们加快脚步，往前走，前面才是最佳观赏点，步道蜿蜒向海，一侧是墨绿的山体，一侧是沉睡的沧海，而前方，是渐醒的苍穹。

站在观景台，目光紧盯着前方，当第一缕金芒刺破云层，我的整颗心都颤了。橙红的光瀑横线晕染开来，泼洒在海面，粼粼波光瞬间化作跳动的碎金。云朵被染成绯色、橙黄，层层叠叠，似绚丽的织锦在天际铺展。我伫立步道，看那轮红日挣脱夜的桎梏，缓缓升起。身旁的海浪愈发欢快，拍岸声与我的心跳同频。远处的小岛若隐若现，在晨光里勾勒出朦胧的轮廓，还有几艘大货轮，慢慢地驶向远方，小岛、货轮、红日，叠加成大海遗落的梦。

我和小鱼儿不敢大声说话，只是拿着手机不停地拍摄着，我看过无数次日出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每次看日出都有不同的感受，但是眼前的这个日出，却是我看到过最美的一次。肉眼看到的美，我无法用手机拍出来，于是静静地看，太阳一点点升上来，慢慢变了颜色，真的像那个质量很好的咸蛋黄，跳着跳着，周边的云彩气场都变得强大了。我的内心忽然涌上一种感动，一种由内而生的力量感，我有点想哭，又怕室友笑话，只是继续拿起手机拍着。

这一刻，凉峙的日出，不只是风景，是天地间最温柔的唤醒。所有的等待都成了值得。这一刻，我明白，奔赴一场日出，不只是单纯的欣赏日出，而是与美好最虔诚的相遇，是与内心的一次对话。

生活滋味

## 拎水浇花度长夏

薛晓波 文/摄



今年夏天长得让人有些熬不住。天气预报天天显示30多摄氏度，体感温度更是飙到35摄氏度以上；更糟的是，整整一个月没下过一滴雨。

院子里的花草可经不起这么早。我只能天天去河边拎水，一趟趟来回跑，差不多要耗上一个半小时。有时候拎着水桶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腿也沉得像灌了铅，真想歇一天算了。可一想到家里的花草还等着水喝，那偷懒的念头又被我压了下去。

铜钱草本来就爱喝水，多肉倒是不用怎么浇，可这夏天连它们都扛不住。我试过一天没浇水，再看铜钱草，叶子都卷成了小团，干得一碰就碎；又试过一个星期没给多肉浇水，它那原本肥厚的叶子一圈圈瘦下去，颜色也淡得没了光泽，早没了以前饱满的模样。见了这情形，我哪还敢再偷懒？

原以为立秋后能凉快些，没想到温度一点没降。

累到极点的时候，我总会想：算了，不管它们了，明年春天再买新的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些花花草草养了好几年，早有了感情，哪能说换就换？而且路过的人看见我家院子里的花草，总会忍不住夸赞，“你家竹子真绿！”“这花开得真好！”听了这些话，身上的累好像也少了大半，又有劲去河边拎水了。

邻居见我天天到河里打水，有时会劝我：“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，今天别浇了，省点劲。”我只能苦笑着回应：“信天不如信自己，天气预报说过多少回下雨了？哪回真见着雨了？要是真信它，院子里的花草早就晒死了。”也有邻居问，为啥不用自来水，接根管子多方便。我总觉得自来水浇多了，土壤容易板结，对花草不好，能不用就不用；再说，去河边拎水也能当锻炼——提水时能顺便做深蹲，拎着水桶走路能增加肌肉力量，浇花时还能慢慢欣赏每一株花草的模样，也算一举两得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我还是坚持天天拎水浇花。慢慢地，院子里的花草长得越来越好了：米兰天天飘着淡香，路过的人都要多吸两口；茉莉开了谢，谢了开，根茎上还不断冒出新枝；三角梅开得满盆都是，红的、粉的挤在一起，特别热闹；九里香的香味清雅，总招得蝴蝶、蜜蜂围着转；太阳花铺在花盆里，对着太阳开得格外精神；竹子一个劲往上长，土里还冒了不少小竹笋；绣球花从四月开到现在，满院子姹紫嫣红，倒让人忘了季节，恍若四季如春。

看着满院生机勃勃的花草，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，再想起旁人的夸赞，忽然觉得之前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——毕竟，没有付出，哪来的收获呢？

闲言碎语

网

干海微

1

往年，海岛的凉爽会依赖台风的光临，它所带来的风和雨，是夏季降暑的灵药。但今年的台风似乎倦怠得很，正儿八经在舟山登陆过一个，却没有带来多少清凉。直至白露已过，气温却依然居高不下，大地像着了火似的，热得不近人情。

在工作地与家之间来回通勤，需要花费约3个小时。开车、步行、坐船、步行、公交车、步行，我在太阳底下切换着各种出行方式，汗水从脸颊、脖子、后背处冒出来，然后在身体的任意部位流淌。此刻，一切微小的不如意都会带来情绪的波动，埋怨迟来的公交车，埋怨拖拽大件行李上船又左顾右盼的乘客……仿佛如此，才能抵抗盛夏下生理的不适。

在这个漫长的夏季，我像跌入了炽热交织的网中，逃无可逃。

2

小时候贪玩，经常会剪上一小段铁丝拗成弓形，然后绑在长竹竿的一头，拿着去缠绕蜘蛛网。野外的蜘蛛网又大又圆，且黏性更强，缠上几个后，弯弯的铁丝也成了一张厚实的网。我拿着这流动的网去捕捉停歇在草木间的蜻蜓，被黏上的蜻蜓往往成了小伙伴们玩物，多数命运凄惨。如今想着，这种玩法过于残忍。

也许是靠近山体阴凉潮湿的缘故吧，小院的墙角和屋檐经常挂有蜘蛛网。那些网稀疏、纤细，里面很少有被捕获的蚊虫等昆虫。它们多是蜘蛛们用于结巢居住的，如果有敌人靠近，那丝丝缕缕便会以震动预警。所以在蜘蛛的世界里，网不但可以捕食，也是可以护得主人周全的。

3

林女士点了一壶红茶，坐小院树荫下独饮。正是夕阳西下时，一边的天空被晚霞不紧不慢地装点着。我邀她进屋，说里面有空调，凉快。她说，树下好，亲近。于是，我听到了她的故事。

她大病痊愈后时常心慌、失眠、精神不济，这些症状摧残着她并不年轻的身体。十年前机缘巧合上岛小住，入住房间的窗外有一棵大樟树。夜晚，林女士盯着黑黢黢的树影无法入睡。次日清晨，她看到晨曦中支撑着巨大树冠的枝丫密密麻麻、纵横交错，如同一只只伸向她的臂膀，交织成网。那一刻，她感觉自己蜷在这张温柔有力的网中央，被轻轻安抚着。她流泪了，然后是委屈得以抚慰后的平静。从此，她每年要上岛，在酒店的同一个房间住上几天。

树，可以是网，可以是抚慰，我思索着，竟有些走神。临近黄昏的气温依然很高，林女士桌前的茶杯中落下了树的影子。应该是有风经过吧，影子轻晃。

4

我原以为整个岛草木葳蕤、古树参天，本就是天然的巨大园林，直至近期才知道，岛上另有植物园。其实岛民口中的植物园，只是一座迷你的口袋公园罢了，园内有工人工铺就的石板小路，有杵在泥地里的石灯，有水泥砌成的简易凉亭。路边种着紫色牵牛花、大红彼岸花，亭上爬着紫藤。园内缺水，少了份灵动，倒是一堵靠近路基的残缺石墙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石墙由天然石块砌筑，一半已坍塌，缝隙用碎石和泥土填充，虫子、叫不出名字的绿草与野花从夹缝中冒出来，布满了整个墙面。天气炎热干燥，它们看着却甚是精神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各得其乐。特别是长得到处都是的苔藓，一派新老交替的蓬勃之气。在这堵困于过去的石墙之上，我感受到了一种积极的、乐观的、属于生命的力量。

我抬起头，望向高远澄澈的天空，心似变得宽阔。我想，我应该走出网的束缚，去平静接纳生命所给予的一切体验。